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切 韻》 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統

黃 笑 山 著



文 津 出 版 社 印 行

天津出版集團公司出版

《切韻》 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統

曹 真 著



天津出版集團印務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切 韻》
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統

黃 笑 山 著

文 津 出 版 社 印 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切韻》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統 / 黃笑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民84
面 ; 公分. --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 94)
參考書目 : 面
ISBN 957-668-305-X(平裝)

1. 中國語言 - 聲韻

802.415

84006524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切韻》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統

(1991年廈門大學博士論文)

著 作 者 : 黃 笑 山
指 導 教 授 : 黃 典 誠 · 洪 篤 仁
發 行 者 : 邱 家 敬
出 版 者 : 文 津 出 版 社

地 址 :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 : (02) 3635008
傳 真 : (02) 3635439
郵 政 劃 撥 : 0016084-0
登 記 證 : 局版台業字第5820號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七 月 初 版
印 數 : ①~500本 定 價 : 210元
ISBN-957-668-305-X



作者簡介

黃笑山，湖南湘潭人，一九五三年生。廈門大學文學博士。現任鄭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漢語史、漢語語音史。

序

楊耐思

自從本世紀初瑞典高本漢引進西方語言學的一些原理與方法以及標音工具以來，漢語音韻學研究發生了重大的變革。經過中外學者多年的共同努力，重建了上古、中古、近代等多個語音平面，在這些語音平面的基礎上進行標準語與方言共時的語音研究。按時代先後連接各個語音平面進行歷時的語音研究，探討漢語語音發展的內部規律。在這些研究中，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就是標準漢語的語音發展是直線的還是非直線的。而目前把各個時期的語音平面連成一條直線來觀察的作法，不能不教人有所疑慮。黃笑山同志的這部著作，一開頭就提出了標準語的語音基礎在歷史發展中發生轉移的問題。這是一個很有見地的觀點。因為漢語自古以來就存在方言差異，隨著王朝的更迭，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轉移，作為漢語標準語的基礎方言不可能是單一的、長期地固定不變的，發生轉移是正常的現象，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

基於這一觀點，黃笑山同志把中古時期的語音劃分為兩個發展階段。「齊梁陳隋至初唐是一個階段，中唐五代是一個階段，盛唐是過渡期。」（本書

(2)

第13頁)對於這兩個階段的音系面貌，都進行了認真細緻的考證和構擬。前一個階段，以《切韻》音系為代表，認定《切韻》所代表的就是當時的標準語，或稱為共同語標準音，對《切韻》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一次新的探索，「作出了自己的分析。」(本書第1頁)在構擬中，提出了九元音說，前央後各三個，把三等韻的顎介音分為兩類。又從音韻結構的合理性著眼，對三等韻的歸類重新作了某些調整。把「清、庚三、蒸、幽、麻三」等韻歸入重紐三等一類。這都是新的創獲。

對後一階段的語音的研究，利用韻書、反切、字母和早期韻圖、譯經、漢語與非漢語對音等目前所能找到的音韻資料，爬羅剔抉，考證辨析，用力甚勤，第一次全面系統地論述了由《切韻》音發展到中唐五代時期的語音發展趨勢和演變規律。這對於中古音的進一步研究無疑是一個貢獻，對於了解中唐五代時期的語音平面也大有幫助。

本書的這種新的探索，新的創獲，來源於作者的格外勤奮，執著追求。黃笑山同志大學畢業後，工作了一段時間，八十年代後半期考取廈門大學中文系的音韻與方言研究生，從著名音韻學家、方言學家黃典誠教授，還有洪篤仁教授學習音韻學，一貫勤苦力學，孜孜業業，以優異成績提前完成碩士修業，轉為博士修業，一九九一年初順利通過博士

論文答辯，獲得廈門大學博士學位。他與我同行又同鄉，所以常常在一起討論音韻問題，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對音韻的濃厚興趣和刻苦鑽研、探討問題窮追不捨的精神，在年輕學者中的確罕見。現在，他修訂博士論文而成的這部著作全稿殺青，即將由臺灣文津出版社出版，這是十分令人高興的事情，所以很願意寫出上面的話。

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

於北京昌運宮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1.1 漢語標準語的發展	(1)
1.1.1 標準語的基礎在歷史發展中的轉移	(2)
1.2 中古漢語語音	(13)
1.3 中古以來漢語標準語音節結構	(15)
第二章 《切韻》音系分析	(19)
2.1 《切韻》音系的性質	(19)
2.2 《切韻》的聲母系統	(22)
2.2.1 《切韻》聲母表	(22)
2.2.2 知組聲母	(23)
2.2.3 娘母	(25)
2.2.4 船母和禪母	(26)
2.2.5 俟母	(27)
2.2.6 喉音聲母	(29)
2.3 《切韻》的韻母分類問題	(35)
2.3.1 韻母分類的幾個傳統術語	(35)
2.3.2 細音韻的分組	(40)
2.3.20 分組的標準	(40)
2.3.21 清韻系	(44)
2.3.22 庚三韻系	(46)

2. 3. 23蒸韻系	(48)
2. 3. 24幽韻系	(50)
2. 3. 25麻三韻系	(51)
2. 4《切韻》韻母的音位系統	(52)
2. 4. 1兩類三等韻介音	(52)
2. 4. 11重紐的區別在於介音	(52)
2. 4. 12兩類介音的構擬	(55)
2. 4. 13央i介音的證據	(58)
2. 4. 2《切韻》的元音系統	(66)
2. 4. 21音質擬音和音位構擬	(66)
2. 4. 22與元音音位構擬相關的問題	(70)
2. 4. 23四等韻的元音	(73)
2. 4. 24一、二等韻的元音	(77)
2. 4. 25細音韻的元音	(81)
2. 4. 3《切韻》韻母表	(97)
2. 4. 4《切韻》韻母的系統性	(99)
2. 4. 41各韻的押韻關係和音位變體	(101)
2. 4. 42方言變體	(104)
第三章 中唐—五代音系(一)	(109)
3. 1中唐—五代音系的背景	(109)
3. 2早期韻圖的性質	(113)
3. 3中唐—五代時的聲母系統	(117)
3. 3. 1三十字母和三十六字母	(117)
3. 3. 2全濁聲母的變化	(121)

3. 2. 21 早期濁音清化的性質·····	(121)
3. 3. 22 全濁齒音聲母·····	(126)
3. 3. 3 次濁鼻音聲母 ·····	(132)
3. 3. 31 次濁鼻音聲母的語音變化和音位形式·····	(132)
3. 3. 32 泥、娘、日三母·····	(136)
3. 3. 33 喻母·····	(140)
3. 3. 4 照組聲母和知組聲母 ·····	(145)
3. 3. 5 唇音聲母 ·····	(149)
3. 3. 51 輕唇化產生的年代·····	(150)
3. 3. 52 輕唇化的條件和原因·····	(153)
3. 3. 6 唇牙喉聲母後腭滑音的產生 ·····	(159)
3. 3. 61 二等牙喉聲母字的腭化·····	(162)
3. 3. 62 三等寅 A 類韻唇牙喉聲母字的腭化 ·····	(164)
3. 3. 63 四等韻唇牙喉聲母字的腭化·····	(167)
3. 3. 7 三十六字母擬音表 ·····	(170)
第四章 中唐—五代音系(二)·····	(173)
4. 1 一二等重韻的合併 ·····	(175)
4. 1. 1 一等重韻的合併 ·····	(175)
4. 1. 2 二等重韻的合併 ·····	(176)
4. 2 介音的發展和影響 ·····	(178)
4. 2. 1 三等韻 i 介音的前移 ·····	(178)
4. 2. 2 三等韻莊組聲母後 i 的失落和保留 ·····	(180)
4. 2. 3 止攝各韻的合流及精莊組聲母字的演變 ···	(183)
4. 3 外轉三、四等韻的變化·····	(188)

4.4 遇、流、通三攝	(194)
4.4.1 遇攝的發展	(194)
4.4.2 通攝冬、鍾兩韻	(198)
4.4.3 流攝的發展	(199)
4.4.4 東韻的發展	(201)
4.5 曾攝和梗攝	(205)
4.5.1 蒸韻的變化	(205)
4.5.2 梗攝四韻同用問題	(207)
4.6 果假攝和宕江攝	(211)
4.6.1 果攝、假攝和宕攝	(211)
4.6.2 江攝	(213)
4.7 中唐—五代的聲母、韻母與《韻鏡》	(216)
4.7.1 中唐—五代韻母在《韻鏡》上的分布	(216)
4.7.2 中唐—五代的聲母在《韻鏡》上的分布	(219)
4.8 《切韻》音系到中唐—五代音變規則小結	(221)
參考文獻	(226)

第一章 緒 論

中古漢語的語音研究，從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算起，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對中古語音的分析和構擬取得了相當多的卓越成果。爲了對近代漢語語音的發展狀況進行深入研究，我們原準備吸收前輩學者們的中古音研究成果作爲起點，但是由於各家對中古音系的認識、分析和構擬有相當多的地方不盡一致，取捨之間，較難定奪，結果促使我們對中古的語音系統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1.1 漢語標準語的發展

漢語的發展不是單一的直綫條的發展，漢語語音的發展更是如此。因此嚴格地說，把語音史劃成一條直綫來討論是有較大的缺陷的。漢語自古就有明顯的方言差異。即使共同語語音的發展也不是以單一的方言作基礎的，因此承認方言有共時的差異，把各方言內部的歷史音變以及由於政治文化等因素造成的方言間的不同區別對待，無疑是正確的研究方法。但是不同的方言在各歷史階段上的演變發展的情況，在文獻中雖然有零星的記載，但一般地說是殘缺不全的，因此要客觀地建立各方言的語音發展史，還需要做出極大的努力。

儘管歷史上方言間的差異較大而文獻的記載較少，但是對漢語共同語或標準語的記載卻相對地豐富得多。因此，我們

可以通過對共同語的研究，為漢語語音的發展的整體框架提供一個貫穿始終的“坐標”，而方言史的研究則可以通過與這一坐標的比較來獲得信息。從這個角度看，對漢語標準語的研究不僅直接反映漢語發展的總的狀況，而且有助於方言史的研究。

漢語標準語在歷史上被稱為“雅言”、“通語”或“正音”。標準語語音的形成有人上溯到周朝時期的“通語”，也有人認為至少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可以肯定地說，一個統一的民族，在它形成以來，就存在着作為共同語的標準語音。儘管各個歷史時期或朝代裏，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更徙，殘酷的戰爭及肆虐的自然災害等造成的人口因素的變化，都可能對標準語的統一程度以及發展演變帶來很大的影響，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把它作為一個連續發展的整體來研究。這是因為標準語在它造成優勢影響以後，不會在短暫的時間內發生突變，較大的語音變化往往要經過一個相對較長的過渡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討論標準語的發展，當然就不是有意地把漢語南北方言雜在一起擠成一條直綫。相反，如果我們注意到標準語方言基礎轉移對標準語發展的影響，那麼一定可以為證實南北不同方言是同一語言的地域變體提供堅實的證據。

1.1.1 標準語的基礎在歷史發展中的轉移

秦漢之前，夏商王朝建都於今河南一帶，很可能當時伊洛一帶的口語就是當時通行的主要方言。至西周建都豐鎬，周公即於洛邑營王城，建東都，有大道直通鎬京，洛邑地位幾乎

跟鎬京相埒。公元前 770 年，平王東遷，洛邑遂為帝王之都。這時候的通語，應該也是伊洛一帶的語言。春秋戰國時，各國首都的方言成為它們各自的地域性標準語，形成了幾大方言區，這時周家天下雖然分崩離析，但形式上依然為天下所共主，其文化、語言的影響力依然存在，因此肯定有一種權威性的優勢語作為標準語在上流社會中流行。《荀子·榮辱》說：“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言的地位顯然是高於方言的，至少在文化階層是如此。諸侯間的往來禮聘，辯士們的縱橫游說必操雅言以少重舌九譯。始皇親政前夕，呂不韋召門下諸賓儒士撰作《呂氏春秋》，俟書之成，“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若無共同的語言標準，要集體編撰，懸金易字，是不可能的。

秦漢時期，秦都於咸陽，西漢都於長安，標準語可能轉移到了秦晉方言基礎之上了。《方言》中的材料最多最細的正是秦晉方言，揚雄常用秦晉語為中心討論四方方言，可見當時它是占優勢地位的，或即揚雄“中國通語”。^①到了東漢，首都建在洛陽，統一局面維持了兩百多年。東漢特重土風，詩文樂府方興未艾。至三國魏，曹魏挾天子以令諸侯，是為正統。曹氏父子與建安七子倡導的建安文學使得中原文化昌盛，蜀吳不能與之相比。再以後西晉、北魏（孝文帝以後）也都洛陽，河洛之音無疑成為這個歷史階段的標準音。三國魏的詩歌用韻及早期佛經翻譯所反映的較大的語音轉變，一方面可能說明了標準語自身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許反映了河洛方言取代了秦晉方言的優勢地位。這個時期建立在河洛方言基礎上的標準

語影響是極為廣泛與深遠的。《魏書·咸陽王禧》記載了自上而下地推廣標準語的故事：

高祖曰：“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善不？”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高祖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當時正音是伊洛之音。這個時期反切之學已經盛行，三國魏孫炎《爾雅音義》開始大量運用反切；韻書編撰也蔚為風氣，後來《切韻》編撰時所參考的韻書皆出在這個時期，《隋書·經籍志》載有王長孫《河洛語音》一卷，這反映出當時為推崇河洛音而編寫韻書的事實。

四世紀初，永嘉之亂發生，晉室南遷，都於建康，此後南朝各代皆都於此，歷史上發生了重大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南朝二百年間，因有北朝與之抗衡，又因來南士族語言風範仍遵故舊，南京方言未能取得優勢，標準語仍是北方官吏士族及南遷移民帶來的“洛生之詠”，是以廟堂應對、士族往還，大抵仍是河洛舊音。不過，看來它已不是當時中原的俗語，而是一種代表北方傳統的雅音了。東晉南渡後，北音已“漸雜夷虜”，而僑居南方的洛下之音反倒較為“切正”了。另一方面，洛下音在

南方既久，必然“漸染吳越”，產生了一些變化。南齊永明體文學運動風氣所及，齊梁時代士人階層裏逐漸形成的一套較為統一的雅音系統，便可能是以洛陽皇室舊音為基礎，浸染金陵的某些語音而形成的。隋統一後，陸法言據顏之推等人的討論寫出的《切韻》，應該就是以這套雅音系統為基礎的。所謂“權而量之，獨金陵洛下”即指此而言。因此《切韻》音是可以代表中古的標準語音的。這個標準語音影響深遠廣大，不僅在國內作為文化階層廣泛交際、讀書吟誦的雅言通語，而且隨着漢字文化的傳播影響了外國的文化。古漢越語的某些字音、日語吳音的借音應該就是這種標準語音在域外的反映。

永嘉之亂後造成的人口南徙遠達於閩，明朝何喬遠《閩書》載：“晉永嘉二年（308），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所謂林、黃、陳、鄭、詹、丘、何、胡是也。”唐人林諲《閩中記》已有類似記載：“永嘉之亂，中原士族，林、黃、陳、郭四姓，始先入閩”。這個時期的閩方言，顯然受到了中原語音的強烈沖擊，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閩方言的讀書音，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古標準音。

隋唐定都長安。長安附近為周、秦故地，但是隋唐定都之初，長安久為僻地，標準語並沒有因首都的更變而立即改變其方言基礎，因此初唐之時的標準音仍然是相當大的程度上繼承了《切韻》時代的傳統的。甚至到了武周時期（684-690）上流社會的標準音仍無多大改變。唐人劉肅《大唐新語》卷十三“諧謔”中記載了“鷄豬之事”就反映了這一事實：^②